

## 俄汉语被动句题元研究的“层级观”

——兼语言的集成描写

彭玉海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汉语被动句之间既有共性, 也存在差异, 这在题元方面也有反映。本文的任务是要借鉴俄语“题元层级观”来分析俄汉语被动句涉及的相关题元问题、题元现象。分析发现, 在该观点下, 俄汉语被动句中的题元角色可以得到统一的观照、认识, 并由此发掘出其间的一些本质不同和内在关联, 找出为别的分析方法所未能发现和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 为相关俄汉语词汇语义、句法语义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因而这一研究对于深化被动句、题元理论和句式语义的探讨都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俄汉语被动句; 层级观; 题元研究; 句法语义

**中图分类号:** H354.3

**文献标识码:** A

### 0 引言

题元问题的研究对于认识句式语义及其实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把它放在语言对比的背景下展开分析, 其意义和价值就更为明显。俄汉语被动句的功能主要在于说明动作行为的语义特征的改变, 而这必然联系着与其相关的题元问题, 该问题在语义角色的性质、层次、分类以及分析方法、格局等方面都有反映。本文将借鉴“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的一些观点和方法论来研究汉语被动句的题元理论现象, 同时在被动句的含义、结构和交际功能的基础上对俄汉语被动句的题元问题作出分析, 具体有两个层面:

一、运用基于俄语提出的“题元层级观”来分析并统一俄汉语被动句的一些题元关系。这一点会表明俄汉语被动句题元层级既有该层级的共性, 又有各自的特性, 俄汉语被动句的题元关系在不同层次中有各自不同的表现, 其间差异体现了不同语言的语言属性和语法规则。

二、运用基于俄语提出的“题元层级观”来统一俄汉语被动句不同的语言层次——语法、语义和语用层次: 它们分别对应于层级系统中的概括题元、角色题元和论元。其中的论元层次关心的是在言语表达层中, 题元的形态—句法形式(包括在句子中的占位顺序)如何影响俄汉语被动句的交际—信息结构、主位—述位切分以及俄汉语被动句的相应不同表现(如汉语的“话题—陈述/焦点结构”, 俄语的形态方式等)。

总之, 用俄语的这一观点可以找出俄汉语被动句在题元方面的一些内在关系, 对二者在这方面的同和异作出统一、合理的解释, 从而为题元理论的分析提供一些新的揭示。

## 1 俄汉语被动句的来源、性质

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的观点,被动观总体上建立在参与者与过程的语义联系的基础上,被动态(句子)要表明的是“一个过程首先与‘目标’等受动成分参加者(participant)或与其所针对的事物—对象建立起联系”。由于俄汉语被动句题元问题与这两种句子的性质和来源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与俄汉语被动句动词语义结构的差异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动词句式概念化的方式直接影响着一种语言的语法面貌。”(石毓智 2004: 403)这样,我们需要先对这一问题做些必要的分析。

就俄语被动句而言,它产生于被动化过程<sup>1</sup>或动词的论元结构。论元结构是动词在向句子层面投射之前的一个界面(interface level)。在被动化过程中,施事论元受到抑制(suppressed / bounded),不能映射到主语位置上去,因为俄语被动态动词本身没有赋格能力,原来做补语(宾语)的论元仍然可以作为内部论元(internal argument)的外移,成为句子的主语<sup>2</sup>。“早期生成语法对此的解释是被动标记‘吸走’了该动词发放受格的能力,所以(受格)只好去主语位置取得主格。”(石定栩 胡建华 2005: 215)如俄语例子: Дом её не поступил в чужие руки, гнездо не разорилось (她的房子没有落入别人的手中,老窝没被毁掉); Дрова разгораются. (柴火燃烧起来。)因而这样看来,俄语被动句具有“反使役”的性质(anticausative),符合语言的普遍特性——“人类语言动词被动态的最常见来源之一是‘反使役形式’。”(石毓智 2004: 407)说话人之所以选择一个特定的名词词组作被动句主语,是因为他想以此作为出发点,并从那个角度来审视该句子。一旦说话人选定了主语,他就必须寻找一个恰当的动词使该名词进入主语位置,扮演恰当的语义角色。“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被动化被看作是‘弥补手段’(repair strategy),它使预先选定的、主位性质的名词词组进入主语的位置,所选择的动词与之构成被动关系。”(D.Allerton 1980:293)

汉语被动句整体上来自于动词的概念结构或者词汇语义关系,较新的观点是“‘被’字动词说”,即把“被”字句纳入动词性被动句的范围。(石定栩 胡建华 2005: 216—217等)这样,它的性质不是“反使役形式”,特别是其中的非宾格动词(ergative verbs / unaccusative verbs)被动句(如:饭吃了;窗户打开了;线断了;中国女足的东山再起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有关它形成于词汇语义表达式层面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参见顾阳 1996)在该层面上,“施事”题元角色在没有成为论元之前就受到了抑制,所以无法进入论元结构,更不用说进入句法表达式。这样,“受事”或“受动者”只好移到句子的主语位去接受主格。而且汉语非宾格动词仅仅是一种语义分类,其句子结构只能在词汇概念结构中形成。另外,汉语的这种被动句大多属于“原型被动句”,原型被动句反映汉语被动句语义原型属性,动词描写的过程—状态是事物的原型属性。其中的NP主语本身就含被动属性或在认知上被预设为某一动作作用的对象、受事,亦即“受影响”义是自足的。根据认知语言学“关联标记性”概念,被动句的这种无标记属性即是“无标记关联”——“作用对象(受事)”与行为之间有着“自然关联”(natural correlation)。而且它无须“被”字标记,动词本身往往可以是述结式动词或动补结构型复合动词。

## 2 关于“题元层级观”

本文提出的题元层级系统包括以下四个层次:①概括题元;②角色题元(语义角色);③变元;④论元或主宾语。该题元系统的建构和研究所涉及的既有谓词—词汇的语义,也有句子的语义结构、命题函项的较为具体的语义,还有言语交际中语句的语义,反映了题元对语言语义不同层次的渗透,在不同的题元层次上解释句子的语义现象,可以达到分层次、由抽象(普遍)向具体扩散式地进行语义描写的目的。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划分层次可以使在上一个层次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在下一个层级中得到解决。

概括题元参与揭示的句子语义是对具体动词或谓词进行高度“提纯”的结果,对应的是

较笼统的语言外的世界状况，核心点在于其抽象、概括的语义特性，它并不涉及名词项的具体语义内容，对题元本身的语义定义笼统，对词语和结构意义的解释都不那么直观，因而其中的题元是最高级别的题元抽象层次。总体上讲，该层级的题元是存在于非语义类型化的句子当中的语义相关项，不论是主体还是客体，在语义上都有较大的同质性，是一个“集”(set)的概念。

所谓角色题元参与揭示的是一类一类的语言外客观世况(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它是指语义相关项在类型化的语义情景中所扮演的某一角色，即语义角色、语义格、深层格或“原型题元蕴涵的不同组合”(D.Dowty1991)，它是题元名词对来自较为具体一些的谓词的语义制约、语义规定所作出的反映。由于“主体和客体只是泛泛地表示与述语特征的关系，”(华劭 2003: 204)当句子语义涉及一类类动词次范畴时，动词述语特征迫使主、客体概括题元具体化为相应的语义角色。也就是说，角色题元的价值在于显示上一层次的概括题元相对于语义类型化的谓词(动词)所负载的语义功能。

所谓“变元”原则上讲涉及的是特定命题—谓词函项反映的外在世界事况，涵纳着具体谓词命题的语义特征。例如，谓词 **выходить** 表现基本命题语义(即“出来、走出去”)时，主体必须是有意识的人或动物；而表示其他命题如“空间关系”(Окна **выходят** на юг)时，主体是非生事物；表“获得结果”(Дело не **вышло**; **Вышел** скандал)时，主体只能是抽象的事件、现象等。这些具体的语义规定只有在“变元”层次才能获得反映。变元是把上一层级类型化语义情景中的“语义角色”落实到个别的情景当中，因而是变化不定的语义参数。“变元”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它可以是满足了具体述语语义特征对角色题元的语义规定性的任何个体体词，亦即体现角色题元语义功能的实体。总的看来，“变元”与“角色题元”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过在语义上具体与抽象的差别却不容忽视。

所谓“论元”(或“主目语”)是指在特定的某个句子中填充谓词的语义角色的关系形式项或者是言语表层形式中谓词语义结构变项的具体体现者：具备专一语义功能角色的名词项在进入表层结构形式中要采取相应的形态—句法形式，而这集具体的语义、形式功能于一身的题元名词就成为“论元”。显然，它是言语交际层次中的一个单位，直接参与具体的语句构成，并进入言语交际类型，因而与 Г.А.Золотова 所谈的“直接用于构成语句的现成单位”的“句素”(синтаксема)十分相近。这样，论元表示并反映的句子语言属性表现为句子语义结构的言语方面属性或构成具体的语句单位时的一些属性。

### 3 “题元层级观”下的俄汉语被动句题元分析

如前所述，规定着俄语被动句语义角色的是被动态动词或动词被动态形式<sup>3</sup>，它具有“反使役”的性质。规定着汉语被动句语义角色的是词汇语义—概念结构关系——既有被动态动词(有标记“被”字句)，又有非宾格动词(无标记“被”字句)，它们都不具有“反使役”性。立足俄语的题元层级系统，一方面汉语的俄语的论元结构被动化句与汉语的词汇概念结构被动句的题元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的统一处理，但另一方面俄汉语被动句，尤其俄语被动句与汉语原型被动句之间的题元表现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具有重要的语言学意义。

#### 3.1 俄汉语被动句题元问题总体上可以统一起来的方面

俄汉语被动句所关涉的题元问题总体上在“概括题元”层级上可以统一起来，从而可对它们相关的理论问题作出统一的解释。在概况题元层次上，俄语被动句的主体题元表示“谈论或描写的对象”，而在汉语中则是引入“陈述”的“话题”，二者大致相当，且都可以表示动作结果或者性质状态的主体(载体)，这在表示“自发性事件”语义的俄汉语被动句中尤为突出。这里我们用描写“地震”的几个俄语被动句来说明：**А вот здания из кирпича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подвержены сейсмическим ударам; Колебания почвы были отмечены приборами**

даже в Москве; Мощными подземными толчками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ся **разрыв пластов** в земной коре; Почти **все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ые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вызываются разрывами пластов горных пород; Подземными толчками были опрокинуты **дома**.) 汉语例子如：**他被**推举为厂长候选人；不出一个月**小华**就被牛奶喂胖了；火灾中**居民**被及时疏散；**窗纸**被院子里的月光映得发紫；**我们全体教职工**被集中在会场最前面；**我**被一阵雷声惊醒；**张三**被人打断了腿；**这批工人**被解雇；**电脑**被我借给了别人；**他**被人抢了钱包；**他**被张三骂了一顿；**这美妙的声音**被广漠的空间吞没了；**走在后面的群众**都被敌人开枪打死了；**这家书店**被查抄了；**火车票**被人买走；**东边的墙**被汽车撞个大窟窿；**横在路中间的大石板**被工人们搬走了；**五千元钱**早已被他花光；**孩子**被他奶奶接回家去了。（姚明多次被盖帽、抢断）

俄汉语被动句在题元角色方面有一共性：首先俄汉语被动句的主语或主体都是谓语动词的受事——这也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共性。（参见石毓智 2004：407）其次俄语被动句的动词主体来自于原使役动词句的“内部论元”，汉语被动句的动词主体来自于词汇概念结构的语义规定，它们对语义角色的约束力都较强<sup>4</sup>，往往被谓词（动词谓语）明确指派了语义角色、角色的语义变数自然就小，所以一般较为具体。俄汉语被动句角色题元层的“施事”均为广义的，既可以是施事性强的，也可以是施事性弱的，既可以是生事物（人），也可是非生命事物，分别对应于“意志性施事”和“非意志性施事”或“弱意志性施事”。这意味着两种被动句所描写的都既可以是“自主—意志活动事件”，也可以是“非自主—意志活动事件”。相关问题张伯江（2001）谈到过，汉语的被动句施事的意愿性弱，被动句比普通主谓句更能容纳非典型施事，甚至是非直接使因成分。他的证据是，当施事意愿低时，一般主谓宾句不成立，而相应的“被”字句却成立：<sup>3</sup>阴雨困住了远道的客人——远道的客人被阴雨困住了。而且俄汉语被动句施事意愿性的强弱与动词谓语的语义都有直接关系，并影响着句子的合法性。例如：1) \*Бумажник потерял им. ——2) \*钱夹被他丢了。3) План был выполнен ими. ——4) 计划由他们完成了。句子1)、2)不成立，句子理解为“他”有意为之，然而“丢/потерять”又是表“无意”、“非自主/非意愿”意义的动词。因为其谓词语义意愿性、施事性弱，而句中施事性却很强，显然不相协调。句子3)、4)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其谓词语义意愿性、施事性强，同时句中施事性也强，谓词与施事的意愿性强弱协调一致。

其次是俄汉语被动句在“施事”角色的隐含上相似。被动句的基本特点就是要抑制施事<sup>5</sup>，而且施事以隐含为常态。（T.Givon 1979）由此表达人们对这类事件的常规认识，也就是该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ideal cognitive model/ICM）。大量的俄汉语被动句都不带“行为者”，但并不是两种被动结构没有“施事”格，它们都可能存在一个隐含的施事者（包括广义上的施事者或泛指施事者——“一般人”等，此时动词所描写的事件—过程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一样的）<sup>6</sup>，可能出于语义、语用、话语等因素的考虑不让施事显现。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到，汉语往往表示“自发事件”的“非宾格”动词被动句却例外，即它并不“预设”施事者的存在。如“门打开了。/The door opened.”——门是在没有行为者参与的情形下自动打开的（如刮风）。这些认识对于语言共性的研究有理论启迪意义。

俄汉语被动句的语义角色都有自己的语用功能：在句子中的不同线性位置（占位顺序）可以影响信息结构（已知未知信息关系）和主位述位的变化，以表达说话者不同的语用意义。反过来讲这也是对其语义角色的不同语用功能的解释。根据交际动力（communication dynamism）的一般规律，句子中越是靠后出现的词语交际动力越大，新信息含量也越高。（R.Quirk 1985:1356）英语中“尾重原则”（end weight）是选用被动句的原因之一。尤其俄语被动句是由名词短语的句法移位形成的，它的语义角色的语用功能就更明显、发挥作用也更为方便。“被动结构/主动结构是选择受事/施事充当主语的对立句法手段。通过被动结构/主动结构确定的语法主语，在多数情况下与交际主位是重合的……当着眼点从施事转向受事时……变主动结构为被动结构。”（张家骅、彭玉海等 2003：346）此时被动句的主位、语义

主体是交际的凸显部分，在句中最为突出，它是说话人对客观事件和状态的观察角度或透视图域（perspective），对同一事件由于视角的改变就会形成不同的心理意象。张伯江（2002）对施事的语用属性作过专门的分析。在他看来，汉语被动句“被”字后的弱施事成分的出现，是因为叙述视点（viewpoint）与常规施事位置的分离；叙述视点之所以离开常规施事位置，是由于在与句中另一个语用角色——移情焦点的竞争中失败而让出了位置。（张伯江 2002：492）

俄汉语被动句语用题元与情态题元原则上都由说话人的主观评价、态度引发和决定，与语义—句法因素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如前所述，一些语用—情态因素的确可以在形态—句法—形式中反映出来，因而这种题元也可归置于论元言语表达层。需要说明的是，在题元系统的四个层次之外，似有必要增加一个“语用元”（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актанта）或专门的“说话人主体”（говорящий субъект）。当然这只能是对立足句法—语义因素的题元范畴的一种补充。这一做法是基于语用—评价、情态等与“说话人”语义信息相关的“品评/评定”语义关系的命题函项在语言中的大量存在。Ю.С.Степанов 说得好，“语言是按照人的尺度建立的，这一衡量标准铭刻在语言组织自身之中，语言应比照它来进行研究。”（转引自华劭 2003：216）

### 3.2 俄汉语被动句题元相关方面的差异

由于俄汉语被动句的生成机制不同——俄语被动句主要来自词汇句法层、及物动词的转换，“被动态应是由其相应的主动态的功能转换而来的。”（S.Granger1983:240）俄语中的及物性语义系统大体包括六种不同的过程：1）物质过程；2）心理过程；3）关系过程；4）行为过程；5）言语过程；6）存在过程。而汉语被动句不是来自于动词的转换，而是形成于词汇语义层，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意合”、自然关联被动句，二者的这一不同必然要在题元系统中反映出来。而汉语被动句来自于词汇语义表达层，它的题元问题涉及两个方面：非原型被动句与题元层级系统的角色题元和论元两个层次有关，而原型被动句则主要与概括题元有关系，只在一定程度上与角色题元有关。例如：流感疫情已经（被）扑灭；有福的人人服侍，无福的人人服侍人；杯子打碎了；泰国队败了；张三喝醉了；药已经吃过了；面包烤糊了；冰箱打开了；那段料子做了衬衫；桌布铺歪了；卡车装满了货物。而非原型被动句则是指，它有“被”字标记。示例：贾政还要打时，早被王夫人抢住板子（《红楼梦》第33回）；李明被朋友叫去吃午饭了；椅子被人家借走了；老张被打伤了；桥梁被鬼子炸毁了。

来自论元结构的俄语被动句题元拥有包含着各种意义的形式表现内容。示例：1）客体用间接格表示：На собрании говорилось о работе студентов. 2）客体用动词不定式表示：Ему было поручено встретить гостя на вокзале. 3）客体用从属句表示：В телеграмме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по какому вопросу его вызывают в Москву. 这进而形成俄汉语被动句在论元层上题元的情态—语用属性方面的不同：俄语被动句由于产生于词汇句法层，题元有形态—句法形式的选择，这种在句子表层形式上体现出来的题元角色有时还可能潜含语用意义，带有情态—评价方面的“说话人”因素：这主要指句子中的某一谓词所要求的语义格可以有不同形式，这些论元方式包含着与修辞—语体、评价、情态等语用因素相关的内容，到底选择何种方式，由说话人临时决定。包含语用—情态等意义内容的论元形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受话人对所谈内容的理解方式，即论元传达信息的语言方式会影响着对方理解信息的方式。而汉语被动句在论元层上却没有形态—句法形式的选择。汉语被动句产生于词汇语义表达层，加之汉语作为分析型的语言，没有形态方面的屈折变化，无法给题元表达提供灵活的形态—句法手段以体现说话人的语用选择。

俄语被动句的客观性较强，俄语被动句中首先参与该事件—过程的是“目标物”（即客体—受事或受动物），它是说话人的情感或态度上所倾向的对象，同时也是事件描写的对象或叙述的出发点、选择凸显的对象。而汉语被动句的主观性强——这是汉语界公认的事实

(参见沈家煊 2000, 张伯江 2000), 它有语用—凸显因素的参与, 形成“话题—陈述”结构(汉语是属于“话题”凸显的语言, “话题”指示有定的人、事物/已知的信息)(吴静 石毓智 2005: 74)。

俄语表“感知”语义的动词类一般也可以构成被动句, 这与俄语被动句是由及物动词转换而来或由词汇句法表达层生成有关。而汉语的这类动词被动句来自于词汇语义表达层, 这意味着它没有句法上的动词及物转换关系, 所以往往不能构成相应的被动句, 除非是表示特殊的语义关系如“出乎意料”、“不如人意”等, 方可构成这类被动句: 这些话被人偷听了; 文件被人发现了; 钥匙被我看见了。但\*音乐会被人偷听了; \*布告被发现了; \*电影被看见了。

俄汉语被动句在副题元方面有较大不同:

汉语被动句往往有“述结式”(动词词汇语义层)的倾向, 因而经常需要“结果”、“程度”、“方式”等语义情景元。换言之, 这些可有可无的副题元此时成为了必有的语义关系项。例如: 鸡蛋被煮老了; 这首歌被他唱红了; 搬运工被冻伤了双手; 这门技术被他掌握得很熟练; 中国队的射门被对方守门员一一没收。甚至可能有“部分”语义格(partitive case)(它也可理解为占位 NP——留在原宾格位置接受“部分”格), 否则句子有可能语义异常。例如: 老王家被盗走两只羊; 张三被抓走了儿子(当壮丁)。但俄语被动句中的类似情景元不会上升到必须有的高度上来。

俄汉语被动句角色题元的表现有诸多不同:

在“对事”题元角色上: 所谓“对事”是指表示“一事物不会因他事物针对自身发出的行为而产生相应改变”的一种语义角色。此时主体没有具体的力作用于物体, 而是对客体的主观感知, 行为就不会直接对目标物产生物理性质的影响, 例如任何人“看见”的行为都不会对目标物“飞机”构成影响, “飞机”即是“对事”。这种语义角色不可以出现在汉语被动句中(因为汉语被动句中受动者的被影响性是该句式语义的规定性内容), 却可以用在俄语的被动句中。试比较: \*飞机被我们看见了/Самолёт увиден нами. 这其实与汉语被动句的语义性质有直接关系: 汉语被动句的语义特点是事物受影响而发生变化, 但这类动词显然不包含“受影响”义, 自然就不允许含“对事”角色的被动句存在。在“看、听、想、知道、得知、相信”等语义类动词的被动句中都包含着这样的语义角色。俄语被动句中能带这种角色的往往只是“光杆动词”, 即不能有表示“受影响义”的动作结果语义成分的动词(如“行人被山洪困住了”)。从句法象似性(syntactic iconicity)的观点看, 其实质是“受影响义”这一语义要求的句法结果: 光杆动词往往表示“无界”(unbounded)行为, 无变化可言。

另外, 俄语被动句可以有“内部客体”或“成事”、“结果”题元角色, 这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正在进行的过程, 如: Дом строится рабочими; 二是已经完结的过程, 如: Портрет написан художником. 而汉语中描写正在进行的事件的被动句不能有这一角色, 汉语中不说这样的句子: \*实验楼(正在)被盖着; \*这位教授被我们大家热爱和尊敬着。但描写既成事实的汉语被动句可以容纳这一角色, 但此时汉语被动句往往是“非宾格”动词句或“原型被动句”。例如: 楼盖好了; 饭做好了; 信写完了; 铜像铸成了。

在“题元裂价”方面: “题元语义价的分裂分主体分裂……客体分裂和内容分裂”(薛恩奎 2005: 4—5)<sup>7</sup>, 在此主要体现为深层的一个语义配价通过表层的“部分—整体”、“领事—属事”语义关系表达出来。观察发现, 汉语被动句可以有“题元裂价”, 而相应的俄语被动句原则上却不允许。例如: 他的密码被我知道了——他被我知道了密码; 他的错误被老师发现了——他被老师发现了错误; 张三被盗一头羊; 张三被打伤了腿。这在汉语中被称为“受害者插入规则”(maleficiary role insertion)——允许一个论元角色“受害者”(这里的“他”)插入到动词的论元结构中。(潘海华 1997) 俄语中只有个别情形下出现这样的“题元裂变”语义关系: Он лишён ноги. 俄汉语被动句在这一点上的对立根由其实是: 在汉语中被动句可以有“间接受事”这一语义角色, 而俄语被动句原则上不允许。

俄汉语被动句受事角色变化的语义机制方面的不同。俄语被动句受事角色可以演变为结果、对事、与事、空间、工具、材料等，而汉语被动句的受事角色往往只能具体演化为结果、范围，不能有其他的语义格，没有俄语被动句题元角色丰富。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4 结束语

以上我们在“题元层级系统”的平台上就俄汉语被动句题元问题进行了对比性质的分析。分析发现，俄语被动句在语义上比汉语被动句要笼统些，而在句法方面比汉语被动句要规范、统一一些，这在题元系统的角色层和论元层中都有反映。无庸讳言，动词配价观在揭示句式语义方面也并非万能的，因为题元结构有时更多的是句式的要求而不是动词语义本身的要求。正如张伯江（2001：524）指出，“被动句作为句式的句法—语义特点绝不是能靠仅仅标记出‘施事’、‘受事’这样的语义身份就可以完全揭示清楚的。”句式的语义与自身的形式特点有内在关联，却不完全是从其他结构能推导出来的。

由此观之，从体词的语义特征与动词论元的语义特征潜能的匹配这一角度着眼，的确可以解决一些为别的分析套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从俄汉语被动句题元的对比分析也可以看出，被动句式的题元或配价成分与句式的整体意义即句式义之间还有着密切的关系。

#### 附注

1 俄语的被动态动词必须变形，而汉语的被动态和主动态的动词同形，这是俄汉语被动句的重要差别。

2 一些学者称之为内部论元的外化（externalization）。

3 反映在表达层面就是俄语被动句必须由带-ся或-н/т的相关动词、动词词形构成的句法构造来表示。亦即俄语被动句必须有表现被动的语法标记，而汉语被动句在没有施事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省去，即整个介词短语都不是必须的。这也是二者间的形态差别。

4 但张伯江 2001 指出，汉语句子句首位置被公认为是对论元角色约束力最低的，可以容纳语义较为间接的成分。

5 施事在被动句中一般只是旧信息，或者是无法确定其指称的成分，因此倾向于不用显性形式来表现。

6 也可能因为施事者根本不为人知或者没有必要提及。在不带施事者的俄汉语被动句中，“过程”往往都同样地充当新信息而成为句子的焦点。

7 薛恩奎教授举的主动态例子分别是：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етра изменилось → Ветер изменил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чесать шею → чесать кому шею; считать, что он умен → считать его умным.

#### 参考文献

- [1] Allerton D. J. 1980 Grammatical subject as a psycho-linguistic category[A]//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2] Dowty D. 1991 Thematic proto-role and argument selection[J]. Language. Vol.67, №3:547-619.
- [3] Granger S. 1983 The function of the passive[A]//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spoken English[C].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 B. V..
- [4] Quirk R.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Longman.
- [5] Givón T. 1979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M]. Academic press.
- [6] 华劭 2003 语言经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7] 顾阳 1996 生成语法及词库中动词的一些特性[J], 国外语言学, 第3期。
- [8] 沈家煊 2002 如何处置“处置式”[J], 中国语文, 第5期。

- [9]潘海华 1997 词汇影射理论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运用[J], 现代外语, 第4期。
- [10]石定栩 胡建华 2005 “被”的句法地位[J], 当代语言学, 第3期。
- [11]石毓智 2004 英汉动词概念结构的差别对其被动表达的影响[J],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6期。
- [12]吴静 石毓智 2005 英汉主宾语性质的差别及其对话题化的影响[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第5期。
- [13]薛恩奎 2005 配价、词义、句式——兼俄汉语词汇语义—句法对比研究[J], 中国俄语教学, 第4期。
- [14]张伯江 2000 “把”字句的句式义[J], 语言研究, 第1期。
- [15]张伯江 2001 “把”字句和“被”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J], 中国语文, 第6期。
- [16]张伯江 2002 施事的语用属性[J], 中国语文, 第6期。
- [17]张家骅 彭玉海等 2003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J],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Hierarchy Method in Theta Role Research of Passive Voice Construction in Russian Language Vs. Chinese

——Towards the Integral Linguistic Description

PENG Yu-ha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Russian and Chinese passive constructions are different in respect to theta role structure. The article makes observation and distinguishes comparative descriptions based on source, essence and meaning of Russian and Chinese passive constructions, studies their theta roles hierarchies, explores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hip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languages, finds new plans of solving problems, tries to provide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of Russian and Chinese lexicico-semantic and syntactico-semantic phenomena. Our studies have actual value both for deepening researches of passive constructions, theta role theory and sentence semantics in linguistics.

**Key words:** Russian and Chinese passive constructions; theta role hierarchies; studies of theta role structure; syntax semantics

收稿日期: 2007-02-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91099)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与现代汉语语义研究”(2006JDXM076)。

**作者简介:** 彭玉海(1968—), 重庆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学、语用学、普通语言学。

[责任编辑: 孙淑芳]